



Kim Kleinman

少有的儿童与成人双重精神分析家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 IPA 训练分析师和督导师

答疑汇集

01

来访者无法确定自己的感受，咨询师通过和来访者之间主体间的过程帮助他发展他的感受，那么他的感受是主观建构的还是一种客观真实的？

Kim: 我们来想一想小孩子玩那一篮玩具的例子，如果这个小孩子有这么一篮的玩具但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一次他在玩这个玩具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总是在告诉他一个不属于他的想法，就是用某种别的方法去玩这个玩具，这时候我们就想到温尼科特（Winnicott）“真实自体”和“虚假自体”的感觉，他的虚假自体可能就发展出来了，这个孩子慢慢地就不知道什么是属于他自己的感觉，他只知道我需要怎么样配合我的爸爸妈妈，因为如果我不去配合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和爸妈建立连接，我只有配合他们的想法才能够继续和他们连接上。这样的病人也许来到治疗中他呈现出来的样子可能有点像



马勒提的共生阶段/自闭阶段的样子，他处在一种交织融合的状态，分不出来哪一个想法是属于自己的，哪一个想法是属于别人的，自己的想法与别人想法之间的边界在哪里，所以这种病人需要得到帮助才能够慢慢地区分出自己的想法与他人想法的边界在哪里。但斯特恩认为这不属于正常的发展，斯特恩认为在正常的发展里面是不会出现这种区分不出自己想法、他人想法的情况的，这是当出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问题才会导致的一种病理性的结果，这是斯特恩想强调的。

02

老师您好，我一直不太明白哀悼的意思。为了避免童年创伤对我们持续产生影响，我们需要哀悼童年幻想，请问作为治疗师如何帮助来访者进行哀悼？如果不去做心理治疗，自己可以如何进行哀悼呢？

Kim: 确实在每一个生命的发展阶段一个人都需要有哀悼的过程才能够继续往前成长，但是对于儿童来说可能更需要哀悼的是家长，家长需要哀悼的比孩子还要更多。比如一个妈妈很享受抱着自己的孩子，但是孩子长大一些他喜欢在地上爬，他不再喜欢被妈妈抱着了，那个时候这个母亲也需要哀悼她的丧失。而且对于孩子来说，他们也失去了之前的那种身体上的亲近性，哪怕现在孩子很喜欢走来走去，享受这种自由的感觉：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走到各个地方去，但是在他们的心里面，仍然在某一个层面上，他们仍然希望回到过去，希望能够有身体上的亲近，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做不到了。这种丧失和哀悼可能在一个家庭有了新的孩子的时候会表现得最为明显、剧烈，之前的孩子通过观察到一个新生儿怎么被妈妈抱起来，可能会让他们自己回忆起自己作为新生儿的时候的一些感受，那个时候这个大一点的孩子可能就会退回回到婴儿时期，这就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丧失，或者是因为看到了他们新生儿的弟弟妹妹怎么样被照料，而提醒他们自己已经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婴儿期，自己被母亲照料的方式。

有一篇关于哀悼的非常经典也非常标准化的文章是沃斯兹坦(Wordstein)(音译)写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为什么哀悼是可能的》。他在这一篇文章里面回顾了弗洛伊德(Freud)关于哀悼的早期文献《哀悼与忧郁症》(《Trauer und Melancholie》)弗洛伊德认为忧郁症/抑郁症其实就是哀悼能力失败了的体现。他提到哀悼的过程是一点一滴地、一点一点地进行下去的，我们首



先其实是不想接受我们依赖、依恋的人去世的事实，我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为了接受丧失需要一个过程，比如当你走入一个房间，你回忆起和已经去世的所爱之人在这个房间里面曾经一起做过的事情。比如这是起居室，你看到你们曾经一起吃饭的餐桌，很多的回忆涌上心头，但是你也发现这样的事情已经不可能再重复了。然后你也需要经历季节的变换，比如到了新年的时候你曾经和你爱的人有过一些活动但是现在没有了，你也要去接受和爱人之前做过的一些新年活动在未来不会再重新出现了。

沃斯兹坦在哀悼上面增添了一个思考是关于情感的忍受度，比如有一些人可以接受悲伤是生命历程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人他们是不能接受的，他们不愿意去想那些会让自己感觉悲伤的事情，会把这一些事情抛之脑后。那些能够接受悲伤的人才可以体验到这一份悲伤，他们才能够继续哀悼的过程。所以能够去思考、能够去经受这些丧失带过来的悲伤的感觉，就能让悲伤的感觉帮助哀悼的过程，帮助一个人更好地接受现实。

这一个情感的忍受度、容忍度我们在上周也提过，那个例子就是养育者比如爷爷奶奶或者爸爸妈妈陪孩子一起坐在地板上，孩子在那玩游戏。如果是养育者允许孩子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探索、去玩游戏的话，那么最终孩子其实都多多少少都会感觉挫折、挫败，因为他们可能就想用一种实现不了的方式玩这些玩具，这个玩具就没有办法按照他们期待的方法去运作，那个时候孩子会感觉到挫败。或者另一种情况是一个孩子也不可能永远在那玩游戏总是会结束游戏去吃饭或者去做别的事情，那个时候孩子也可能会有不高兴的反应，如果这些挫折感/不高兴的反应能够得到处理，比如爸爸妈妈对孩子说：“哦，原来你不喜欢这么玩。”/“哦，原来你不喜欢在这停下来。”这样的话是有帮助的，而不是忽略孩子的感受或者去压制孩子，所谓忽略指的就是假装孩子没有挫折感，而压制就是对孩子说：“你为什么不高兴啊，我都陪你玩了一小时了，现在到了吃饭的时候了，你得去吃饭了。”如果是后者，那么孩子就没有办法放心地和自己的挫折感呆在一起，因为他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挫折感。

我们再回到这个同学的提问上：怎么样去哀悼自己童年时代的幻想。在考虑儿童放弃童年幻想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理解一个人的大脑在整个发展历程中是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所以儿童可能倾向于有简单的思维、神奇化的思维，这和大人的更复杂的、更基于现实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所以放弃童年的幻想也包括放弃儿童化的那种自大的全能感：觉得自己知道所有的事情、自己可以理解所有的事情，一个人需要接受自己也有可能犯错，也有不理解的东西。



西。所以这个同学也问作为治疗师怎么帮助来访者哀悼，第一步就是情感的忍受性：可以去忍耐、忍受这种哀伤的情感，去体会这一些哀伤。然后在我的工作里面尤其是面对青少年的工作，我会首先帮助他们去识别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比如他们在吃晚餐的时候喜欢什么样的晚饭不喜欢什么晚饭，他们喜欢哪个老师的哪些表现不喜欢哪个老师的哪些表现，因为我们发现这些情感忍受性上有问题的人往往也没有办法识别出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也帮助病人识别他们的无助感，因为无助感也是导致困扰，让一个人没有办法哀悼、没有办法放弃自己童年幻想的一个原因。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助年轻人从这种对无助感的恐惧、恐慌、害怕中解脱出来，我会帮他们看到他们随着每一年的成长，其实都比前一年要少一些无助，也就是一个4岁的小孩子比3岁的小孩子少一些无助，这个人15岁的时候也要比他自己10岁的时候少了一些无助感，所以当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能力可以照顾自己，比起婴儿时代完全照顾不了自己，完全无助的状态要好很多了。我发现这样的一种工作方法对处理哀悼是有帮助的，哀悼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它其实可能需要用一整节课甚至要用一整个连续课程去讲授、去探索。

03

作为家长不可以随便干扰孩子，那在养育过程中如何区分何时需要对孩子做一些什么，何时是不需要做的？

Kim: 我觉得来思考一下一篮子玩具的比喻怎样能够帮助到家长是很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时候一个孩子可以准备好了有能力去玩一篮子的玩具，他自己选而不是一次只拿在手里玩一个玩具，这个在时间发展上大概是6-8个月之间的事情。在这一个阶段孩子大概是不会停下来的，他会一直去玩那个玩具。但是有些时候可能这个孩子也需要去吃饭，有时候他也需要去睡觉了，有些时候需要去别的地方，他也不可能一直都坐在地板上玩玩具。而且当带孩子去商店或者当在孩子面前准备晚饭的时候，孩子其实也非常喜欢观察成年人的这些行为活动，所以除了孩子在地板上玩那一篮子玩具之外像孩子很喜欢去公园，去看看公园里面的一些新的设施，去广场上看别人跳舞，这些体会、这些经历也都是值得由成年人向孩子叙述、描述的。问题就在于有些时候孩子没有办法自己给自己设置一个限制，比如时间的限制，有些时候孩子可能也不愿意听从大人的要求和指导。对于孩子来说他其实也需要得到一些帮助，



帮助他去规划时间，假设 15 分钟或者 1 个小时。就像学习拉小提琴一样，你就算再喜欢拉小提琴也不可能一整天都拉小提琴不做别的事情。通过表达、表述让孩子体会到一种自己能够被理解的体验之上你也希望帮助孩子拥有更好的应对挫折的能力。这个意思并不是你故意让孩子失望，故意做一些挫败孩子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是故意那么做孩子是能够体会到的。需要的是这种有挫折的事情是肯定会发生的，把这个当作一个机会去帮助孩子提升应对挫折的能力，就是帮助孩子去接受、认可、承认这种有挫折的体验、经历能够帮助孩子发展出更好的应对强烈情绪、应对挫折的能力。

大家可能也记得上节课上讨论过的关于哀悼的问题，这种讨论这些很困难的体验有助于让人们对这些体验有更好的觉察，能够培养出更好的应对消极困难情绪的能力。而且反过来拥有更好的应对困难、消极情绪的能力也是一个人可以成功哀悼的基础。所以当给孩子设立界限的时候他其实也有可能用一种不侵犯、不入侵孩子空间的方式就能够给孩子设置界限的，但当然也有另一些可能性会让孩子觉得被侵犯了、被侵入了，所以我会分别举一个例子。第一种是尊重孩子主体性的方法，这个时候家长能够认识到孩子对于事情的体会可能和作为家长对同一个事情的体会是不一样的，所以家长能够尊重自己给孩子设置界限的时候孩子会有的一些情绪、行为的反应。比如家长说：“你不喜欢穿上这个外套、你不喜欢离开公园，你不喜欢把玩具捡起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家长理解自己坚持让孩子做的事情可能是孩子不喜欢、不愿意的，所以孩子会有相应的反应。而那种带有侵入性的方式是想要胁迫孩子，让孩子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感觉（不同的感受），而那一些感受可能并不是孩子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内心真正的感觉、真正体会的东西，比如对孩子说：“你为什么害怕去医生那里，医生是帮助你的所以你不应该害怕。”或者是在孩子对自己生气的时候自己也反过来对孩子很生气，比如给孩子设立界限说：“不行，你不能现在吃蛋糕！”孩子就开始发脾气，然后家长就说：“你为什么对我发火！吃蛋糕不好，吃蛋糕会让你生病！”我最喜欢的例子是在游乐场里面经常观察到的例子：很多家长都会对孩子说：“让我们回家看电视去吧。”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家长就跳过了孩子不喜欢离开游乐场，孩子离开游乐场会不高兴的那个部分。所以一种更有帮助的态度是一直记在心里面，自己需要帮助孩子让他们在不得不停止、不得不放下他们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这种挫折、这种不高兴的感觉。但是这也不是说家长就绝对不可以做这种让孩子从挫折感受中分心、分神的事情，就是这些家长在游乐场里面对孩子说：“让我们回家看电视去吧。”这其实就是让孩子分心，转移注意力。我们推荐的方法是两步走的，第一步是首先承认孩子不想离开游乐场，他会有挫折感，在这之后才是说：“不过让



我们回家之后可以看看电视，回家还有别的有意思的事情等着我们呢。”或者是吃药的例子，首先也可以跟孩子承认说：“对，这个药好难吃啊，你不想吃它。”随后你再为他提供一个糖果说：“你吃完这个药我们就可以吃糖啦~”首先承认然后引导孩子转移注意力，这就是我目前想说的。

04

今天老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我在临床上遇到一种类型的来访者，他们对自己的情感不是没有但是是断开的，是没有连续性的，有时候会陷入一种沉思，他的情感没办法流动起来，就是卡卡卡。当遇到这样的情况时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Kim: 听起来这可能是一种防御，所以可能需要处理这个病人的防御。首先做的可能是去询问病人：当他小时候在家里面他不高兴或者他的爸爸妈妈不高兴的时候他们家庭的互动一般是什么样的？就是去发现当家庭成员有不愉快、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家庭模式是什么样的，随后可以再向病人泛泛地介绍这一种类型的家庭互动的模式可能会对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比如一个病人告诉你说‘他在公司里面有人管他借钱，借了钱又不还，都已经第三次了，他去问他他也不还’然后他就停顿下来了，坐在那什么话也不说，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猜测也许这个人心里面是有愤怒的，然后你可能会说：“也许你会有一点生气吧？”这个病人可能就会说：“不，我不生气。”那你可能可以去表达出你的一种惊讶：“哦，很多人在这种情况可能都是会生气的，那你怎么没生气呢？”或者治疗师也可以说：“不过你知道吗？当我观察你的表情的时候我觉得你看上去好像有一点生气，也许你不想发现自己其实生气了，可能你觉得生气不好。”所以当某一种情绪它缺失了，它不在那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和病人一起去探索这个是为什么会缺失，这是怎么可能发生的。

05

老师在第三讲中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孩子玩沙盘游戏，孩子摆的小人距离中心比较远，老师选择直接把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表达给来访者，这样不会影响到来访者的表达吗？这样的表达会不会是治疗师的一个投射呢？



Kim: 这个问题是说这会不会是治疗师的投射，答案是这确实是一种从治疗师给孩子的投射。但是如果一个孩子他来我们的治疗室，在治疗室里面一句话都不说，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因为我们总不想什么都不做，什么都没有帮助就把孩子送回家。有的时候很多的问题对于孩子来说都会让孩子感觉到受侵犯，甚至对于有一些成年人如果我们问太多问题都会有种侵犯他人的感觉，但是有一点你其实可以清晰的表达出来，就是你可以清晰地把你自己的想法表达给你的来访者听。

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短的例子，在这个例子里面治疗师和孩子他们之间的互动没有匹配上。在这个例子里面孩子走到了沙盘旁边但是他没有开始玩，然后治疗师问到：“你喜欢玩沙盘吗？”这个孩子没什么反应。然后这个治疗师说：“你不喜欢这个沙盘吗？你可以告诉我你对这个沙盘的想法吗？”这个孩子就摇头说：“不”，然后治疗师就说：“你是说你不喜欢玩沙盘吗？你能告诉我你对沙盘有什么想法吗？你想玩别的吗？”其实大家能够想象到这个孩子会觉得自己很失败，而且这个治疗师可能也有同样的感觉觉得自己也很失败。在这样的例子里面治疗师和孩子他们两个就没有连接、没有匹配上。

所以我也写了一个我想象中的比较理想的互动模式，我想象的场景就是如果一个小孩在沙盘旁边但是不能够玩沙盘，治疗师可以说的话。治疗师把门打开，请孩子进来示意这次的治疗环节可以开始了，这个孩子就进到房间站在中间，站着看着治疗师。然后治疗师就做了一个观察并且说出了自己的评论，治疗师说：“我看到你走到了房间的中间看着我，也许你在想我会不会有一些主意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治疗师可以继续说：“在这里面你可以玩任何你想玩的东西，我会看一看然后我会去理解你心里面的一些想法，唯一的规则就是你不能够伤害你自己或者伤害我，也不能够损坏、破坏这个房间里的东西。”所以这个孩子就走到了沙盘的旁边，他把那些有牙齿的动物都选了出来，那些有牙齿的很凶的动物像老虎、狮子、鲨鱼什么的，然后这个孩子又选了一些儿童的小玩偶，把这些儿童的小玩偶放到了这些尖牙齿的动物旁边。然后这个治疗师可以说：“我在想这些小朋友会不会害怕？这些小朋友在这些动物的旁边是不是安全的？”所以我给的这个例子里治疗师说的话是我想什么什么而不是提问，所以这个时候治疗师是做了一个评论而不是提出问题。然后这个小朋友就把所有的沙具全都拿了出来重新放回到架子上然后又把沙盘的沙子还原成平整的状态，之后就不说话了。在这样的游戏治疗里面我们使用自由联想的理念，在自由联想的这个理念下我们认为一个念头它肯定是和上一个念头衔接在一起的，和上一



个念头、上一个想法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总是会把孩子在我们说了一些东西之后孩子做的事情给看成是他对我们说的那些内容的一个回应。所以当治疗师看到孩子把所有的玩具全都放回架子上，把沙子还原成平整的状态，治疗师可以说：“哦，可能你不喜欢我刚才说的话？也许想一想这些孩子和有尖牙可怕的动物在一起这个想法有点可怕？”治疗师说这句话意味着治疗师把孩子的行为理解成是一种防御性的行为：假如孩子没有防御、假如孩子希望我能够继续描绘孩子正在玩的这些东西，这些小孩子和有尖牙的动物之间的关系，他如果希望我继续说下去，那么他就应该会继续玩耍，把这个玩具继续摆下去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他把玩具还原，把沙子抹平，这意味着通过这种防御性的形式他阻止了我们的对话，阻止我继续说下去。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不要让孩子感觉到你是想要把他拎起来、教训、提点的那种意思，不能让孩子感觉到你好像是带着一种批评的态度在审查、检查他的行为。所以我不会对这个孩子说：“你不想和我提这些有牙齿的动物和这些小孩子之间的事。”我不会这么说。我会说的话是：“大部分的孩子都不太愿意想这种可怕的动物和小孩子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系。”然后这个孩子他可能就摆了一个过家家的场景，一家人围在餐桌旁边。然后在刚才的那个互动里面我已经知道这个孩子不喜欢那种攻击性的或者比较危险的感觉状态，所以在里面我可能会试着去强调愉快的、积极的部分，通过我的这样一个话我会说：“啊，这一家人坐在餐桌旁，他们是不是在开心的吃饭呢？”然后我们也希望让孩子能够感觉到比较轻松的一个氛围，比较容易回应我们治疗师的问题或者评论，所以我可能也会再继续问：“他们是不是在一起吃水果呢？”我也会去评论我所看到的这一个家庭的基本构成、组成，所以我可能就会看一眼评论说：“所以这个家里面有爸爸、有妈妈、有奶奶还有孩子。”治疗师其实也可以说一些看起来有点冒傻气的话，而且孩子很容易就能够帮你更正过来，这样让孩子感觉到其实治疗师也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权威或者神，治疗师也是一个普通人有的时候也会犯一些错误而且自己也很容易地就能够帮治疗师发现这些错误更正过来，所以假如我看这个家庭的构成然后我心里面的一个估计是大概他摆的这一个家庭这个爸爸应该是不做饭的，但是我可能会说：“哦，这些蔬菜是爸爸做的吗？”这样的问题有的时候能让孩子不再那么抑制自己，因为孩子可能就说：“啊，真傻，你问的，我爸爸从来都不做饭，都是我妈妈做的，所以这是妈妈做的蔬菜。”所以我就希望通过这样的小片段呈现给大家我会把我的想法告诉这个小病人、小孩子，然后我也会告诉孩子这些想法可能是很多其他的孩子也会有的想法。在开始的时候也可以跟孩子比较明确的说出一些你心里面的想法就类似于我觉得你可能在等着我给你一些指示或者我让你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在孩子把所有的沙具全都还原到架子上的时候我也非常明确的表达出一种可能、也许的状态：



我觉得也许你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也许这是一个什么意思。

这位同学提的这是不是一种投射，他可能就是和拉康提出的一个概念有关的叫做‘解释、阐释的暴力’。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如果他感觉有些人把别的想法强加给他但是那个想法他自己觉得不合适，那种想法对孩子来讲是非常不舒服的，但是这也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语言我们也完全不知道、不理解别的人的头脑中在想些什么。所以我们希望传递的一种姿态是我们保持好奇，我们愿意，我们想要知道，我们有兴趣，但是如果他们自己不说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心里面有什么，所以换句话说其实这就是一种猜测、揣测的这样一种姿态。

06

关于儿童的表征能力，老师多次提到，我不是很理解，请您多讲一讲。

Kim: 我之前提过通过对孩子说话能够帮助孩子提升这种象征化、表征的能力。之前我想找到一个文献的理论框架不过好像我没找到那个作者的原始出处所以我就直接描述一下：对于婴儿来说他其实可能会感觉到痛苦、难过、哀伤、愤怒，但是对于婴儿或者幼儿他可能没有办法找到语言去描述他的感觉。然后我们的大脑其实是有不同的层次、层级的，在比较低层次、低层级的部分其实是一个潜意识的思维活动区域，功能核磁共振的研究也发现每当我们能够用语言开始谈论、讨论这一些情感体验的时候，每当我们学到了使用某一种词汇去描述某一个情感其实我们的大脑都建立了一个新的连接，在低阶的、低层次的情绪潜意识区域和比较高层次、高阶的认知语言的区域之间就有了一个新的通路，每次当我们讨论情感的时候我们的低阶大脑和高阶大脑的连接就多了一个。所以其实表征这个词和使用语言这段短语它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表征、使用语言其实都是讲的我们可以利用语言去表达自己的这样一种能力。不过就是表征这一个词，这一个术语也有另一层含义指的是我们大脑思维的产物、思维的结果是对事情的表征而不是事情本身。

很多时候我们的病人其实没有办法区分记忆、思考和现实之间的区别，比如我的一个病人可能会对我说：“我不喜欢去游泳，去游泳让我想到我小的时候很胖被别人嘲笑的样子，我觉得特别尴尬。”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区分当他回忆起一个事情的时候感觉尴尬和在现实层面这个事情会不会真的又重新出



现这两者的区别。他就没有办法理解当他回忆起那种感觉的时候那些不舒服的状态其实是表征，是大脑的产物，是大脑思维过程的结果，大脑做了这样的思考其实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它在问自己这种同样的尴尬过程现在是会再次发生还是不会发生？另一个例子可能就是一个人他去医院然后他可能回忆起来在他很小的时候曾经得过重病也许经历过很不好的治疗，那个时候他也可能会很不舒适、很恐慌。然后当他们有了更好的表征能力他们就可以认识到他们回忆起来的在他小的时候生病生得很严重去医院的那一些感受确实是很糟糕、很不好的但是和他这一次因为别的原因去医院看病这个状态，现实是不一样的。这个概念其实也联系到信号焦虑就是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焦虑理解成是一种信号提示你可能有别的东西让你焦虑而不是把焦虑本身当成是房间里面的老虎，一个真正需要让你直接惊恐发作的现实危险。当然就是完全理解表征、理解信号焦虑这些概念可能确实需要花更多的学习时间。

07

对于施虐受虐的来访者，大致的工作思路是怎样的？

Kim: 施虐受虐的问题可能是我们作为临床学家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了，很多的工作都是在移情层面展开的，因为这个病人会以为治疗师是想要让病人感到痛苦的。然后我有一次对我的病人说：“我对你说的是英语，但是你把我说的英语翻译成了对你的批评。”所以帮助病人看到他们已经预设了我们是会带给他们痛苦的，这种预设其实是来自他们自己的痛苦的历史，那么这个觉察可能是第一步。另一点就是施受虐的世界其实是非常兴奋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面有非常多的戏剧化的场面：斗争、痛苦、冲突，而这个施受虐之外的世界其实相对而言就更加平和、安静、柔软了，然后在施受虐病人的眼里他有可能认为施受虐之外的世界相当于不存在或者一片虚无、一片空寂。所以病人有些时候会觉得治疗师非常软弱无力，因为他们感觉治疗师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刺激、特别给力的东西可以给到自己，他们会觉得治疗师可能很平淡、很无趣、很无聊。不过施受虐这一个领域它也是就像象征化这个概念一样都是非常复杂也比较宏大的概念，其实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钻研学习。



08

儿童在咨询时说饿了，要求提供小食品，这样有过几次。请问老师这种情况如何处理，可以在意义和象征层面和他工作吗？

Kim: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发展出他们自己工作的方法，因为可能你所在的办公室或者机构他们就没有办法为孩子提供食物或者整个办公室就不允许人们在这个场合吃东西。也有可能有些治疗师发自内心、发自本能的觉得如果孩子想要吃东西，治疗师说你可以吃，这是一种不对的行为，但实际上在治疗的时候孩子想吃东西对孩子说你不能吃这其实是没有理由、没什么道理的。我们在治疗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告诉孩子他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不能够破坏任何东西、家具，不能够伤害他们自己或者治疗师，所以如果他们想吃东西那他们就可以吃没问题，尤其是如果他们吃的是自己带过来的食物那更没有问题了。而且经常小孩子也会问治疗师：“你能给我一些吃的吗？你这有什么吃的我可以吃？”我在曼哈顿的办公室里面我没有准备食物，所以如果孩子问你这有什么吃的？我只能说我这没吃的。

我们希望了解的是孩子是怎样去处理自己想吃东西/要吃东西的议题，通常需要来做治疗的儿童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帮助儿童发展出一种自我认识，能够比较清晰的认识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所以这一些家长可能就是常常引导、操控孩子游戏的人，或者常常告诉孩子这个应该吃什么、应该怎么吃、应该怎么玩，这样的一些父母。所以在治疗里面我们其实希望帮助孩子能够发展出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自己的愿望，这也包含他们自己想不想说话还是他们现在不想说话，他们是想看治疗师还是不看治疗师，他们是想玩还是不想玩，这个当然就包括他们是想吃点东西还是不想吃东西，我们绝对也是想要和孩子去探讨、探索一下他们在吃东西上面的体验、经历是什么样的。我们当然先是从比较表面的层面开始和孩子讨论他们想要吃东西的话题，所以从比较表层我们首先可以谈他们想吃东西那你饿了吗？你在家里的時候会不会常常感觉到肚子饿？当你饿了的时候你想吃什么？吃东西的时候这些东西好吃吗？他们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所以在治疗比较开始的阶段，我们可能就不会在孩子吃东西的时候开始和孩子讨论他们想要吃东西，是想用吃东西把自己的愤怒塞回去或者他们吃东西的感受是什么，不会讨论这些话题，这部分的探索可能会留在治疗比较靠后的位置进行。



而且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在我们治疗孩子的时候，仍然是父母为孩子负责，并不是我们可以决定孩子进食什么的状态，所以当在治疗期间一个孩子说他想吃东西而且他一直坚持就要在治疗的过程中吃点东西的话，那我可能会把治疗室的门打开去问一问等待区的父母（比如孩子叫乔）我可能说：“乔有一点饿了，他想吃东西，你们觉得这可以吗？”或者我会问说：“那你们有没有带一些吃的来，他可以吃一点。”就是去征求父母的意见。如果父母也觉得孩子真的是饿了，有必要的話那我办公室旁边走路不到2分钟就有一个市场，他们可以在那买一些像小点心或者花生带回来给孩子吃。但是你必须得征求父母的意见，因为父母可能不想让孩子吃东西，他们不想让孩子在吃晚餐前吃别的，所以你的这个让孩子吃东西的决定必须得在征求了父母的意见之后由父母知情同意随后做出来的，然后孩子想要在治疗中吃东西的议题随后也可以变成和家長做家長工作的时候，在家長工作的环节里面深入讨论的话题。在家長会谈里面我们也不是想要去批评家長：批评他们考虑不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孩子饿了，我们不是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像有的时候家長是在孩子放学之后就直接把他们带来做治疗，但是一般孩子放学回家他可能都会想要吃一点小东西、小零食，孩子放学之后可能常常也会觉得有点饿，所以这个时候我会想要去了解这个家長心里面发生了什么让他们没有意识到把孩子直接从学校里面带来做治疗，但是孩子的肚子可能是饿着的，所以我就不会直接跟家長说：“难道你没有意识到孩子饿了吗？”这就变成了一种批评，我可能会这样说：“那孩子放学之后，他通常肚子会饿吗？”类似这样的说法。

之后在家長工作中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达成一致的意见：孩子直接过来治疗，爸爸妈妈可以为他准备一些什么小东西吃，甚至可能就食物的种类形式达成一致，因为你可能也需要考虑你们办公室的一些要求，保洁方面的一些规则。有一些家長可能也会以为孩子带吃的到治疗室是很不礼貌的，或者他们就直接以为治疗师一定会禁止孩子在治疗室里吃东西，这个的要点是帮助家長可以更好的思考，更合适的去考虑孩子的需要是什么。

而且当孩子真正在治疗中要东西吃，而且你有机会看到孩子怎么样吃东西的时候你对孩子也会有更多的了解，他们是吃的很快、很猛就好像已经饿了很久从来没有吃过东西那样，还是他们咬了一口就把东西扔在一边，就这一些他们怎么吃东西其实都是能让我们看到很多、理解很多的。另一个可能的行为就是孩子他们把食物藏起来或者他们想要偷偷的、悄悄的吃这些东西，那样我们会觉得他们可能是不是感觉自己违反了规则？他们可能觉得在治疗室



当着治疗师的面吃东西不好，会受批评。也有可能孩子会利用这个食物来表达一种能力或者有力量的感觉，我记得我有一个小病人，他每次来都会带一杯冰茶过来，而我在治疗中我会喝热茶，然后他就会比较，告诉我他的冰茶里面有糖，他的冰茶里面还有柠檬而我的热茶里面什么都没有是让人感觉很无聊、很无趣的茶，所以我们也许可以理解通过食物、对食物的探索讨论我们其实可以收集到很多的信息，对我们的治疗也很有很大的帮助。

我还想借这个话题再多说一点：儿童来做治疗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对治疗师有着很多的希望、期待，比如他们期待治疗师能够喂自己，他们甚至可能期待治疗师可以带自己回家不再做爸爸妈妈的孩子而去做治疗师的孩子，但是这些期待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满足孩子的，当孩子想要治疗师给自己提供一些吃的时候，借着这个线索可以展开很多的探索，了解小孩子对治疗师的期待是什么。

09

一个 13 岁的男孩有偷窃母亲及邻居的内裤的行为，今年出现抚摸 9 岁妹妹生殖器的行为（隔着衣物抚摸）。第一次偷窃内裤是由于看了电影片段，之后感觉无聊的时候也会有偷窃行为，自己也觉得这个行为不好但是无法抑制。10 月的时候他第一次遗精，无自慰现象。想问老师如何去理解这个男孩以及如何与这种类型的来访工作，老师能提供大致的工作思路吗？

Kim: 这其实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复杂的案例，里面涉及到很多不同的问题，也会让我们去思考为什么这个孩子发展出了这样的一些行为？首先进到我的头脑中的是这个男孩他对于男人有什么？女人有什么？男人的阴茎，女人的生殖器他可能是有着非常复杂的、矛盾的感受。他有可能会感觉他自己想得到所有的东西，所以儿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一个孩子逐渐了解他可以想要、可以得到一些东西，但是他肯定不能得到、不能成为任何他想成为的东西，所以一个潜伏期的孩子在他的梦想中可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奥林匹克选手、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成为一个宇航员、成为一个商人，这可能都是他想成为的东西。但当你到了青春期你就需要开始去思考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以及你怎么样能够实现、达成你的目标。在青春期的时候一个青少年也开始拥有一个性成熟或者趋近于性成熟的身体了，在发育期之前一个孩子其实可以感觉自己即是一个小男孩也是一个小女孩，因为他们的身体、生理其



实还没有被性发展所框定，所以他们还可以有这种即是男生又是女生的感觉。在很多文化里面，在发育期之前文化可能已经去让父母塑造了孩子的一些行为：比如男孩可能去踢足球、女孩可能玩一些别的活动，但是直到青春期，直到身体开始发展之后加上性成熟的部分，男性化女性化的态势才最终稳定下来，所以有一些小男孩当他们进到青春期、发育期他们开始长出阴毛，他们身体开始有变化的时候，他们也可能觉得自己不喜欢这些变化，觉得很厌恶、很恶心。在同学问题的描述里面提到这个小男孩没有自慰的现象所以也许这个小男孩他不喜欢自己有阴茎，他对于自己有阴茎是有着矛盾的感受的。

然后这个问题也提到这个男孩有偷窃的行为，但是他也觉得这个行为是不好的、不对的，可是他又无法抑制，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精神分析对于症状的一个最经典的定义：一个人知道自己的一些行为、一些症状是他不想要的或者觉得不好的，但是他又控制不住、抑制不了。所以如果能在治疗里面帮助这个男孩开启这方面的话题去让他开始谈一谈他对于男孩有什么？对于女孩有什么？对于女性的生殖器是什么样的？对于内裤或者偷窃都有什么？开始有一些描述、讨论那可能就可以逐渐帮助他去更好的理解他自己了，所以你可以用一种比较中性的方式去问他他对家庭的一些看法、认识。而我们需要在那个时候需要倾听的是他怎么样描述女人、他怎么样描述男人，他怎么样描述他们家里面的女性的形象以及家里面男性的这些人物。然后我们可能也想要了解他小的时候是和谁一起睡觉的，比如有没有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一起睡，他是和爸爸一起睡还是和妈妈一起睡，他在什么时候分床这些信息。我们也需要从家长那里收集到一些信息，去和他们做访谈了解家长对于男性、对于女性的看法是什么样的，对于性有什么样的认识。

然后我们讲完了他性别的这一部分，我们再来讲讲他偷窃的部分。他如果是除了偷妈妈和邻居的内衣之外如果他还偷别的东西比如偷钱，那我们可能就需要想一想这个孩子是不是感觉自己只能靠偷来得到他需要得到的东西这样一些心理。有的时候一个孩子可能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损坏，已经破损了没有办法自己再支持、支撑自己，没有办法长成一个成功的成年人，如果他们有这样的内心感受，他们也有可能去偷东西；还有一些人他们偷东西是因为偷东西让他们感觉很刺激、让他们感觉很有能量、很有能力，所以像这一些话题其实都需要有比较长的治疗时间才能够让孩子感觉足够安全可以展开来多讲一讲的，帮助我们了解他内心的活动、一些经历或者状态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去偷东西或者有这样的行为。我们也需要评估这个孩子是不是有着一些比较严重的困扰、严重的障碍，这些也是需要考虑的。



我们也需要确保所有的家庭成员都理解他不可以去摸妹妹的生殖器，这样的行为是需要被禁止的，因为这一个妹妹也需要被保护起来，有些时候家长会表示他们非常无力、没有办法，他们会说：“我告诉他别让他那么做了，但他不听啊。”但其实家长的这种消极、被动的姿态反而强化了孩子的行为，所以如果这个孩子他确实没有办法自己停止触摸妹妹的生殖器，可能就需要把妹妹和哥哥分开，不能让他们有单独接触的机会，以此保护妹妹限制哥哥。如果哥哥能被这样约束起来其实这个男孩他自己也会感觉更安全、更安心，因为他就没有机会、没有条件做出可能真的会伤害到自己妹妹的行为。

10

如果一个 2 岁的儿童手里的玩具被别的孩子抢走了，在旁边的母亲怎样做才是合适的？

Kim: 我先泛泛地讲一下孩子怎么样玩玩具还有孩子怎么样分享玩具的事情，然后我再具体讲讲如果一个玩具是被别的小朋友抢走了那在这个情况下家长可以有什么样的处理。我们首先泛泛的讲讲孩子不喜欢分享玩具这个状况，其实这个情况是非常可以被理解的，因为所有的孩子都不喜欢别的小孩碰自己的玩具或者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玩具，所以我们都认为孩子应该分享但其实我们更需要去思考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能够帮助孩子有更好的准备可以分享。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哪怕我们很希望孩子可以分享东西，但其实我们自己也不会把所有的东西全都分享给别人啊，所以我就不会把我的车分享给所有人对吧，我不会对所有的人说随便把我的车开走吧。然后如果有人想要借我的鞋穿我也会感觉很诡异、很不舒服，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可以想出几件甚至好多件事情、东西你肯定是绝对不会愿意和别人分享的。所以对于孩子来说让他们能够有能力感觉可以很安全的去分享一些东西那个需要他们拥有一种有控制感的感觉，所以我就讲一个我和我孩子互动的例子，帮助大家了解怎么样帮助大家做准备让孩子可以和别的孩子分享一些东西。有的时候我可能会请隔壁邻居的一两个小朋友来我们家玩，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观察到自家的小朋友是怎么和别的同龄小朋友打交道的，所以当我在请一些小朋友来家里玩之前我可能会先到我孩子的屋里面坐下来和他说：“嘿~今天妈妈请了谁谁谁、谁谁谁一起来家里玩。”然后我会问他：“如果这些小朋友来咱们家玩，如果他玩你的一些玩具你会有什么感觉？”我甚至



会直接就去指出一些特定的玩具问：“假如他们玩你的这个玩具你会有什么感觉？假如他们玩你那个玩具你会有什么感觉？”所以通过这个讨论我们一起决定哪些玩具可能需要先放到一边，先收起来，这样别的小孩子就看不到他们就不会想要去玩了。所以通过这种方式他在心里面就已经做了一些排练去感受一下当其他的小朋友玩他的某一些玩具的时候他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体验，我觉得这个过程帮助孩子预测、预期到了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当其他的小朋友过来并且一起玩玩具的时候他就不会感觉太难以承受。

然后在通过带学步儿小组的一些经历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个最吸引小孩子的玩具就是拿在别的小朋友手上，别的小朋友正在玩的玩具，所以一个孩子可能的确有他自己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玩的玩具，比如像打地鼠那样用小锤子去敲冒出来的地鼠的脑袋，而这个小孩子可能真的是非常开心地在敲打地鼠的玩具，但是他可能看到另一个小孩子在房间里玩一张纸，那他可能也会把锤子扔到一边，然后过去想要把那张纸抢走，想要去玩那张纸。在学步儿小组里面我们的一个干预策略就是告诉孩子等这个小朋友玩够了这个玩具，他把这个玩具放下了，那么你就在这边排队你可以等着继续去玩这个玩具，所以哪怕是那张纸我们也是告诉这个小朋友等到这个小孩子他把纸放下了那你就继续拿起来去玩这张纸，所以我们不会说因为想让孩子分享而把孩子手里面正在玩的玩具从孩子手里面挪走。诺维克夫妇（Kerry Kelly Novick & Jack Novick）他们办的学前幼儿园就是尊崇这样的一种模式，当这些诺维克学校出来的小朋友去上幼儿园大班或者去上小学的时候，那些老师们都能够识别出哪些小孩子是诺维克的学校里毕业的，因为这些小孩子更加成熟、更加懂得怎么样去分享。说到这个帮孩子判断哪些玩具他们可能是想要收起来不给别的小朋友玩的，那么可能也有的孩子想说他想把所有的玩具全都收起来，一个都不分享，这也是没关系的，也不需要因此就去批评孩子，但可能家长就需要重新反思一下自己的小朋友真的想要别的小朋友来家里玩吗？他们是想这样做还是他们其实不想让别的小朋友来家里玩？有的时候可能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家庭聚会，这个情况下孩子是躲不开的肯定会有别的小孩来这玩，那个时候也可以这样给小孩子做一些工作，可以跟小孩子讲：“别的小朋友过来他们可能也会带他们自己的玩具，你可能也会想要去玩他们的那些玩具，但是如果你不把你自己的玩具分享给他们，他们可能也不愿意把你感兴趣的玩具分享给你。”

我们再回到这个同学的问题上，同学也问如果是别的小朋友把你孩子的玩具抢走了、夺走了，这种情况又怎么处理？我想首先你可以跟孩子讲一讲其他的这些小朋友他们可能想要去玩别人手里面拿着的玩具，就是告诉他们别的



小朋友有这样的心理。这些孩子他们自己可能也会有这种状态：他们自己手里面正开心的玩着自己的玩具，但是突然他们看到别的小朋友正在玩别的玩具，他们一下子就特别想要去玩别人玩的玩具，那个时候那种感觉有可能是非常强烈的，所以孩子自己没有办法让自己打消这种强烈的感觉，他们那个时候就是非常非常想要把别人的玩具拿到自己手里来玩。所以我们其实也不需要跟孩子传递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些坏蛋，也不是这样的，其他的小孩子没有办法控制要去抢别人孩子的玩具玩不是因为他们是坏人而是因为他们的确没有办法去管理、调节控制自己强烈的情绪。我也假设有这是一个有很多小孩子在场的场合而这个小孩子的玩具被别的小孩子抢走了，假设它可能发生在公共场合比如公园里，其实如果这样家长需要提前帮孩子做一点准备：帮孩子认识到如果他把他喜欢的这个玩具带去公园那么就有可能被别的小朋友拿走，有这样的机会，要不然他就只能够时时刻刻紧紧地盯着自己的玩具，所以家长可以提前帮孩子做一点预测、做一点准备，然后孩子可以形成一些计划，比如那就不带这个玩具去公园了。然后如果这个孩子是处在学龄期，发生在小学，在小学里面学校里面一个孩子把另一个孩子的玩具或者手机什么东西给拿走了，那么这个其实是需要家长也参与进来的。如果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那么也需要让青春期的孩子认识到他们有一些玩具或者自己带的一些设备像无线耳机或者别的电子产品他们是需要保管好自己的这些财务，因为其他的小孩，青春期的同班同学之类的有可能会给他们开玩笑或者恶作剧会把他们的东西拿走。

11

老师讲婴儿核心自体里的主观能动性，举了睡眠的例子，让孩子有主动管理自己睡眠的锻炼机会。我的问题是，这个主观能动性是不是有发展的关键期，如果错过了关键期，父母怎么做才可以恢复儿童的主观能动性呢？

Kim: 儿童拥有主观能动性的理念其实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就是儿童能够对自己的养育者施加影响，而且我认为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这种感觉自己能够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感受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听不得婴儿的哭声，婴儿的哭声几乎可以穿透性的影响到所有的人这背后一定是有些原因有些道理的。我经常在中国和纽约之间往返然后我也经常观察到一个情况，如果坐的飞机上面刚好有那么3、4个婴儿而且万一3、4个婴儿一起哭起来那么整个飞机的人都不得安宁，所以说如果父母或者祖父母不去响应婴儿的哭声这反



而说明什么事情出了问题。当儿童可以使用语言的时候这个孩子可能就不再使用哭了，但是直接用语言他会说：“妈妈。”正常的情况下妈妈也会说：“干什么？”但是我在地铁上，在游乐园里面有的时候也能听到一些孩子不停地在说：“妈妈，妈妈，妈妈，妈妈……”，直到这个妈妈最后特别生气的说：“干嘛！”这种妈妈可能就是那些不给回应的妈妈。然后有些时候有些人认为不能够太娇惯孩子，不能事事都满足孩子，但是这种给予孩子及时的回应和满足孩子、浇灌孩子其实是不一样的，是两码事情。所以一个妈妈她可以说：“我听到你喊我了。”妈妈可以表达说：“我现在有点忙没办法过去。”/“我有点忙，现在还没办法听你讲。”这一些是回应，这一些不意味着孩子说什么妈妈都答应下来说可以。

这个问题里面也问到能动性错过了怎么办？如果是有问题的话怎么办？像这一些家长和孩子可能就需要治疗的帮助，在治疗的帮助下改善亲子之间的互动。这一部分和自主性也算是有关联的但是当孩子长得越大，这个围绕着自主性的议题其实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如我知道在中国也包括在美国可能都会有父母包办孩子学习的情况，类似于学习或者成绩其实是父母想要的东西而孩子只不过是服从父母的愿望，父母想要什么自己就做什么，但是当这些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有叛逆，不再想遵从父母想要的东西了，可是他们仍然没有建立起一种能动性的感觉就是如果我自己想要什么那我就需要去为它奋斗，为它做点事情甚至他们可能都想不明白自己真正想要什么，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的学业生活就会崩溃，然后就变得不去上学或者失去学习的功能。

12

想问一下老师，如何看待温尼科特所说的母亲的功能？与斯特恩的母亲的功能有什么区别？

Kim: 温尼科特讲到了抱持指的就是当婴儿他有了一些他自己没有办法处理的情感体验的时候比如强烈的兴奋/强烈的痛苦、愤怒甚至是饥饿感如果太过强烈他没办法处理，那个时候他可能会感觉到十分的挫折而母亲会接收到婴儿的这些挫折、痛苦体验并且把它们给抱持住。而在斯特恩的理念里面他强调的是一种共同的创造、共同的构建。斯特恩比较强调婴儿和母亲之间分离的属性，他思考的起点首先是婴儿和母亲是分开的，各自不相干所以当它们没



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俩之间按照一种比较极端的说法是没有关联（什么事都没发生）所以婴儿可能也有一些时候他是自己去承受这些痛苦或者饥饿的感觉因为妈妈不在他身边，但是当妈妈进入到房间里之后，整个体验就变成了一种全新的、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了。斯特恩也说母亲带进来的还包括一种风格所以母亲她不仅是提供抱持、提供容纳或者提供一种张力的解除，母亲她在做这些时候其实也是有她的韵律、有她的舞蹈的，而婴儿和母亲他们双方都会逐渐习惯适应这样的韵律、舞蹈。同调的这个概念我想是温尼科特和斯特恩都会接受，都是一致的。对于温尼科特来讲他可能用的是抱持性的环境的术语，对于斯特恩来说直接是同调这个术语所决定的。

13

请问老师 婴儿在 2 个月时会哭，父母把孩子关在房间内并关灯让她一个人躺在婴儿床里，任其哭达 40 分钟... 请问这样会给这个婴儿造成怎样的影响？当时婴儿的父母认为这样是训练孩子独立和不怕黑。

Kim: 第一个问题带给我们首先需要讨论的是独立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怎么样跟家长沟通告诉他们真正的独立意味着什么。我认为独立其实意味着当你可以自己做事情的时候你能够自己做事情，当你需要得到别人帮助的时候你也可以寻求别人帮助。而且你对于自己什么时候可以独立做事，什么时候需要帮助有很好的判断力。对于儿童的发展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孩子是否已经准备好接受一些东西开始有一些发展，所以一个家长他们能够理解当自己的孩子准备好可以走路的时候他们就会走路了，因此他们也不会期待自己 2 个月大的婴儿就可以走路了，因为那个时候 2 个月大的婴儿身体还没有准备好，所以同样的，2 个月大的婴儿也没有准备好在自己哭的时候得不到任何的回应。所以一个准备好可以独立的孩子他是会告诉自己的父母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会说：“我想自己做这件事。”所以强迫一个孩子做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要做的事情不是一个帮助孩子独立的好办法。

这个问题问的是如果一个孩子任其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呆 40 分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会给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很难预测这个影响会是什么，我们要理解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次甚至可能发生那么一两次几次的话它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可以恢复的就是它不一定直接导致创伤。但是重要的是孩子的这种回应需要被大人听到，呆会我会解释这是什么含义。比如当大人离



开房间孩子可能会感觉害怕，孩子害怕的是和大人的分离，所以这个可能是孩子的一种反应。家长需要花一些额外的时间帮助孩子准备分离，比如在小的时候需要花更多时间陪孩子，然后再大了一些后还要和孩子谈论分离的事情，告诉他妈妈现在去上班了但是她会在这个时间回来，而爸爸会在那一个时间回到家里，这样让孩子知道像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爸爸妈妈他们可能会离开但是也是会回来的，这是可以被预测到的。

另一个婴儿有可能的反应是变得非常被动，我们还记得在之前讲到能动性的时候孩子之所以能感觉能动性，感觉是有能力影响这个世界的，就是因为他们在哭的时候能够得到家长的回应。所以我们可以去指导、指点家长当孩子哭了出来或者孩子在喊妈妈，或者孩子做了一些事情希望找到家长关注的时候，哪怕这个时候家长因为有一些原因还需要让孩子等一下子才能够过去但是家长也可以用自己的声音去回应孩子，他们可以对孩子说：“我听到了，我知道了。”所以确实很难预测这样的行径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是从这位同学的提问我们也可以感觉出这个同学也能够认识到这样的做法是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在孩子没有准备好之前就这样做没有办法帮助孩子成长。

14

有些来访者在心理治疗中意识到自己强烈的情绪困扰与儿童时期母亲对待自己的方式有关，在治疗结束后来访者就直接去指责自己的母亲。请问老师如何理解这种现象，是治疗师的工作还不到位吗？

Kim: 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议题，我也建议各位咨询师在和你的来访者讨论到他们和自己父母的关系时，要有些小心和谨慎。尤其是对那一些青少年和他们讨论他们与父母的关系，或者成年人，如果这个成年人的家人、父母已经去世了，这些讨论都需要格外的小心。我是不鼓励、不支持我的病人非常主动、直接的去指责、抱怨、批评自己的家人、父母，言语上说一些伤害自己父母的话。在今天的课上我会介绍内在客体的概念，孩子他们形成的内心父母意向并不是像一张真实的照片一样，原原本本的照出了家长的样子，精确的反映出家长的行为/意图，不是这样的。对家长的意向其实是属于我们怎么样应对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怎么样运作、行使功能的这个部分。一个人孩子他能够感觉到他内心的意向是自己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爱自己的，这样的孩子当他去上幼儿园的时候其实在幼儿园里面能适应



得更好一点，更容易去上幼儿园，而对自己的爸爸妈妈有生气的感觉担心、怀疑自己在自己爸爸妈妈眼里又是什么样的，这些孩子可能更难去幼儿园。

我有一个成人病人，她在同龄人的关系上面有着非常巨大的问题，而且她从来没有爱情的伴侣关系，所以当我和这个病人讨论她妈妈之前的一些行为行动对她当前的问题造成什么影响的时候，我就需要非常小心，因为如果我再毁坏掉她在心里面感觉到的我的妈妈爱我的这种意向，那么她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感觉任何人可以爱自己了。

以下是近期精彩课程，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



主体间性心理治疗 理论与个案演示十二讲

Peter Buirski

主体间学派临床大家

45年心理治疗与教学经验

丹佛大学心理学研究生院荣誉院长

《主体间性心理治疗》作者



关系创伤的动力学治疗 临床全过程及操作技术指导

Janet Bachant

创伤治疗顶尖专家

纽约精神分析中心督导师

纽约灾难咨询联合会主席